圍爐詩話

圍爐詩話自序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達其意以成辭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其所以失亡者由乎詩人爲之何也雅頌專用朝廷非所常有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而自漢以來無復採風問俗六義亡矣唐詩最盛惟興比賦不遠乎騷而已五代中原喪亂斯文道熄吳蜀猶存吟咏而皆寄意于詞其立言也流逸光彩鮮興比而多賦宋雖詩詞並行而未有見及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義猶存宏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

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夫既無意則詞無主宰紕繆不織并賦義而亡之攻擊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當以燕伐燕者也詩非天降非地出人爲之也爲之者人而壞之者又將焉諉枯鳴之夫無一可以自遣唯高談大笑聊足適慢而古今聖之可以騁高談發大笑者孰過于無自心無六義之詩辛酉冬萍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煖噉爆栗烹苦茶笑言飆舉無復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錄之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一生兩眼息交

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黄公裳所見多合皎然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陋而好作詩話通言是非貽悞後世不逮二君所說遠甚蓋詩自漢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隱微且然不易測識嚴滄浪學識淺狹而高論似乎元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看而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遠于古詩唐體妙有神解著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黄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

廣作者之盛明被兩宋齊肩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
載其精要者而賞鑒盡識者也噫乎事豈有益于身於
周美成獻蔡京詩曰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職業
中遂致通顯詩如是者豈免毀柄謬語何足算乎修齡
氏吳喬序

圍爐詩話卷之一

崑山　吳　喬修齡氏述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枚詩十九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宮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

而極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為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為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為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為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違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為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

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為唐詩試讀金正希擬裴文不
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遂世之俗情惟
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謂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

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
晚唐兩宋之魔鬼也不偶被文繡宏嘉之魔鬼也今日
兼有之問曰丈既知俗病與魔鬼詩宜盡脫之矣答曰
談何容易宏嘉之魔鬼實能洗盡脫之餘則五十餘年
全在其中行坐寢食近乃覺之而衰病無可進矣正大

高古之詩有來生在言此欲使涉筆有志節者早自儆悟毋若[illegible]之憒憒一生悔無所及耳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為急務答曰有詞無意之詩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illegible]尚謝

宏濟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益之爲病是以宏濟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如乳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詩意之所在者即宏濟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晚宋籍鳳凰鸞鵠鵝鸛自以爲脫去宏濟惡道不亦易乎此病之難于解免更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乃足爲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所擬詔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贈益美獻佞之詩自此多矣則爲

興觀之本蓋美歟依尚可謂之詩乎予笑曰此所謂先美後刺後人嫉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未詩之此慨嘆始于此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不求人知其意亦不求人之說好如義山有感二長律爲甘露之變而作則直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遲至七百年後錢牧公始能注釋之耶意尚不知耶知而揣摩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告于人故發

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遂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乎鏗鏘綺燦有詞無意之途將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正能發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于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乎險凉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發其器度斯爲得之

人誰有此工力所以開寶而後更無其詩也問曰若然則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余愧謝曰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脈擬方也君問太高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詩娟秀平淡而已李獻吉崛然以盛唐自命舉山遊之稱宋商也無目者尊而宗之以為李杜復生高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為異物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浮氣者也牛呫驢鳴其聲震耳宜為人所厭聞數十年前蚓竅蠅鳴亦復主盟中夏然蚓竅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以

盤礴爲名故也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其質而闇然見者難識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僞而的然能悅衆目便于人事之用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羅雀後鮮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雷衣鉢不絕如虔川元美時同地近虔川郡搢紳村俊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騷壇之作猶溉餘馥苟爲身計則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無茶醒人不能酗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

者之流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不能見也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爲雅唐體爲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爲雅律詩爲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爲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爲俗

詩乃心聲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日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爲李詩之所譏者而已人于順逆境遇間所動情思皆是詩材子美之詩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詩及至

作詩了無意思惟學古人句模而已
詩如陶淵明之涵泳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乎
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遊戲風塵放曠物表者契乎
莊列爲次之怡情擬物從閒自適者又次之嘲老嗟卑
者又次之留連光景者又次之藝術貴要者爲下而皆
發乎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于挑
肩酒猶不足爲詩
禪者云凡人胸中惡知惡見如臭糞瓶若不傾去將水
洗淨百物入中皆成穢惡二李習氣亦然人若存彼餘

忍于胸中任學古詩唐詩只成二李之詩
青樓狹邪良家子一入其門身心俱變縱欲從良無由
自脫甚至甘爲倡鴇貌置假女者二李詩絕無意義惟
事聲色若之見好爲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惑人
淺夫不察一飲狂泉終身淪溺及乎伎倆已成縱識得
唐人門徑而下筆終不能脫所刻以進之路可不愼哉
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詳記之
高廷禮惟見唐人敎子立大家之名誤殺多少人四股
麻木不仁五官骨骸無用詩豈學大家便是大家要看

工力所至成家與否乃論大小彼摸擬子美李頎者如乞兒醉飽度日何得言家甚乞得王侯家餘瀝即爲王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爲大家愚則不然視乎其志不惟子美爲大家雖僅落花詩即大家也

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爲奇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鬟女娣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一雛亂談也堯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病疾者人之學業無不與年俱進者也惟學二李之詩則一入門即濟于高岑李杜而頭童齒豁不過如此如優人入場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優人打頭不過作家到老時亦終成骨董

今人作詩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不可專重好句若專重好句必蹈弘嘉人之覆轍無好何不成詩所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而在今日則為弊端

粗心浮氣懶惰鈍滯之類也粗浮在心必致隙漏在詩

學問以識爲本有識則虛心虛心則識進無識則氣驕氣驕則識益下詩無論三唐看識力實是如何

晉宋人字蕭散簡遠智永稍變至顏柳而整齊又至明而變爲姜立綱體惡俗可厭矣詩之漢魏晉宋之書也謝鮑智永之書也唐體顏柳之書也王李假盛唐姜立綱體也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著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稍著意見者子美元元廟之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令王是也稍着聲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項王廟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宋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之云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疋綃詞雖工意未婉惟義山之薛王沈醉壽王醒其詞微而意顯得風人之體人心才有依倚即不能超出流輩何況于偷蛟絡

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詩方袍狹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爲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況今日乎蘅章二李聊充應酬是御淵淡
詩以深爲難而厚更難於深矣秋興何篇一意故厚晉唐術焉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聯成詩三首烏得不薄貶于好句而不審本意大歷後之墮阬落塹處也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撰而書家貴學

師舍短取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斗筲之量成千鈞杜之袖中有衔筆興至時復援其可學乎學字先得收筆學詩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學詩不可雜又不可專守一家樂天專學子美西崑專學義山皆以成病大樂非一音之奏佳餚非一味之嘗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賀黃公曰嚴滄浪謂詩有別趣不關於理而理實未嘗礙詩之妙如元次山舂陵行孟東野遊子吟等直是六經鼓吹理豈可廢乎其無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

信嫁與弄潮兒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又謂唐詩有理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唐詩有詞而非宋人詩話所謂詞大抵賦須近理比即不然興更不然雅有子游有北不受可見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者淨嫌其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若無此一折即淺直無情是為以理礙詩之妙者也

問曰言情敘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雲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

興宋詩鮮焉明之瞻盛唐景尚不成何況于與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凉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絕無關于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爲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然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況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寓樂少

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欲景惟欲闊大高遠于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爲被赤身而掛鐵甲

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湘江水却望并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游詞爲之也然既何比之問反爲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

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爲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辭辨解皆實用也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爲糟也詩爲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賦而爲清廟執競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廟則爲頌賦而爲文王大明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朝則爲雅二者必有

先漢之詞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賦而爲柔梁騁印刺時王之得政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同也以其爲歌爲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爲直陳猶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說風小弁大訴父母孰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于言感物而動則爲興托物而陳則爲比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

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而樂也棫樸旱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勞南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為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敘景者情為主景為賓也情為境遇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柢兩聯言情兩聯敘景是為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則虛薄也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於景融景入情無施不可是為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

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敘景則情未有着落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暗結者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爲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律爲音律拗句詩不必學

問曰何爲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

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此意晉魏不失梁陳盡矣陳拾遺挽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夫生平詩乎何所得曰謝與此世議論離合何如謝曰不佞少時爲俗學所悞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不能搆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困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乎
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實有盛
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為何人樂章備禮
而已不足論也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
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
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為田
宏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猶文
皇創業艱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
不可勝舉怨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興也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爲非使三百篇盡出于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興小則爲害于唐體大則爲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做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唐詩多宗風騷所以靈妙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義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喜雲表露試之治病可御哉傷諷漢武之求仙也白雪樓大詩伯以為宮怨詐同悠幸之思悵然呵呵

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不然嘉人詩無文理并賦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為句而無韻殊不礙讀子賸雜文多效之詩入歌喉故須有韻韻乃其末務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儀以就莪阿固可叶莪何以就儀

亦無不可于意無傷故也詩宗三百篇自當遵其用韻之法遞至六朝此意未失作文四聲韻小學家言本不爲詩詩人亦不遵用唐元宗時孫愐始就陸法言之切韻以爲唐韻眞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詩從此受拘梏元白作步韻詩直是道蹈或曰古體可用古韻唐體當用唐韻夫然則唐體別自爲詩不宗三百篇耶古人多有韻韻又當叶用毛晃誤以爲古人實有是讀而作古韻何異于裘衣玉食之世論茹毛飲血事耶

古人作詩不惟不拘韻并不拘四聲宜平則仄韻爲平

宜仄則平讀爲仄觀望忘二字可見三百篇皆宋詩然故不言聲病依文作四聲韻而聲病之說起矣可知聲病雖王元長等所立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梁武帝不許四聲詩中高見

詩本樂歌定當有韻猶今曲之有韻也今之曲韻與詩韻文等合用初無礙乎歌喉詩已不歌而韻部反狹矣平水韻如聖經國律而道性情之道如弁髦輩之頑奴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雜記載鄭谷齊己黃損等定今體詩格云用韻有

數格曰葫蘆曰轆轤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敎夫子不生還八句詩一難三寒同部二山四還又一部爲進退韻格之証而葫蘆轆轤未有引証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擬一尊酒爲葫蘆韻之例引漢帝寵阿嬌爲轆轤韻之例乃古詩也

唐韻視今之平水韻冬分鍾支分脂似乎狹矣而有拗

蘆韻用法轆轤韻用法進退韻用法有嫌韻有兼韻有通用有轉用有叶用作者猶得輾轉言情平水韻似宜而葫蘆等諸法俱廢則實狹矣

問曰二美大呵出韻詩是否如何答曰出韻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妨若律詩止言四韻絕句止言二韻王子安滕王閣詩八句六韻而序曰四韻俱成以借與悠不在韻數中也出韻詩雖是晚唐變體然非晚不及盛之關係處如元美兄弟之說但不出韻即是盛唐耶

問曰用韻以何者爲準則答曰韻書自晉魏李登梁沈約以來其故甚繁此難具述唐之官韻今不可得北宋禮部韻余曾見二本皆一東二冬三鍾者也名官韻者因唐韻而廣之者也即此可以知唐韻矣今世通行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韻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并省韻之二百六部以爲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舊韻一東獨用二冬三鍾通用淵則竟并通用者爲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十韻爲一部眞文元寒删先六韻爲一部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韻之通轉又分兩界有入

聲者十七部爲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爲一界兩界不相通轉通轉有部有類有界平上各自通轉爲部東董送與侵寢通轉爲類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爲界非此則謂之叶叶乃通轉之窮也自平水韻行而北宋之禮部韻詩家名公俱未經目界部通轉叶之法俱不識唐人韻葉轆轤進退之法何所效哉

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嫌韻即出韻也兼韻亦名干韻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嫌韻與兼韻可通用不可轉用爽與刪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轉用之支文

元則不可

唐人排律有叶韻者東叶冬庚叶青是也叶即協也不用如字之聲者謂之轉轉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轉者謂之叶通用乃劉淵并韻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呵呵

唐韻久已絕傳惟吳彩鸞韻徐學士傳是樓有之值二十萬錢而紙故脆不能細檢也

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三前字說者謂此詩是八段不妨重押學林新編云觀詩題則是一歌也

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別韻則非分八段蓋子美詩亦
韻者不少因歷舉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謝康樂陸
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韻之句以見古有此體
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故十九首
以下多有重韻之詩後人重韻而輕詩見重押者駭為
異物耳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
來以意賡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
嚴滄浪云任坊與范雲詩重韻兩生字三倘字天厨禁
臠（禁臠洪覺範著）乃謂平韻可重押或平或仄韻不可者彼就

子美飲中八仙歌立說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許韻古人作詩不以辭害志不以韻害辭泥辭以害志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聲非閉口也閉口則無聲矣韻家別爲立部非也縱使侵等果是閉口字亦爲小學審聲中事與詩道何涉此又詩人奉行之過也

宋人詩餘寒刪先元魚虞通用實合于三百篇至六朝叶用之義後人因此而立詞韻則非也

今有癰疥之疾而爲害甚大本舉手可除而人樂此美疾固留不舍習以成風安然不覺者是步韻和人詩夫

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謂之步韻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是步韻步韻乃趨承貴要之體也詩思與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氣之生萬物有必然之道詩思如醴泉未萌在作者亦不知所自來限以一韻即束詩思唐時試士限韻主司因得易見高下耳今日何可爲之耶若次步韻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難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韻大失計矣施愚山曰今人祇是做韻難

人做詩獅子一吼百獸腦裂做韻定五字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脚了以字湊韻以句湊篇扭捏一上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步至數人并韻字亦覺可厭古詩不對偶無平仄韻得叶用唐詩悉反之已是難事若又步韻李杜無以見長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韻

古人視詩甚高視韻甚輕隨意轉叶而已以詩乃吾之

心聲韻以諧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韻而詩自好今人押韻不諧即是詩故古人有詩無韻唐人有韻有詩今人惟有韻無詩得一題詩思不知發何處而先押一韻何異置榻以待寵光

問曰先生不肯步韻人以爲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步韻何難不過順口弄人耳朱溫將諸客遊園自語曰好大柳樹數客起應曰好大柳樹溫又曰可作車轂數客起應曰可作車轂溫厲聲曰車轂須用堅木柳那可用書生好順口弄人皆此類也悉撲殺之溫雖凶人然

此事則不侮邀俗邀矣詩人自相步韻猶可步貴人韻須慮撰殺貴人倡作勿用徘徊滂沒等字使趨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詩平仄各押韻一時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聯七算八遙無聊之思亦將以爲格而步之乎

人之登厠不可無書無書則不暢詩須淺幽不足據待又逐段易了者韻府羣玉五車韻瑞撮略成卷將是有益而應酬簡易此爲捷徑若自好之士而作詩時用之則

樂詩路以韻而已明詩無深造二書爲之也

問曰如尚書所言則詩乃樂之根本也後世樂用曲子則詩不關樂事乎答曰古今之變更僕難詳要以雅頌正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秦火之後樂失而詩存太常去聲歌經生主意義要之道離矣而唐時律詩絕句皆入歌喉及變爲詩餘則所歌者詩餘而詩不可歌故陳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七律入以詩餘鵲橋天之調歌之子瞻中秋七絕山谷以詩餘小秦王之調歌之是其証也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尚書之言雖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淸廟文王皆專爲樂而作

詩關雎鹿鳴等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唐梨園歌有囉哩嗹以五七言整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豨伊何那亦即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順喉矣然鄭世子言古樂每一字必縣聲十六拍或三十二拍則與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須更攷之

問曰詩之體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並二體為歌行如蛩螿曰吟通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余憶珊瑚鈎之說不然皆後人附會耳

詩史曰古人文章自應律度不主音韻沈約遂崇韻學而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斯遂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兩用長樂其義不同者是也蹉對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是也假對者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朱對赤耶對子狼狽獸

名對流離鳥名又如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是也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爲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江光爲疊韻首句第二字仄聲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是也平聲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時名輩多用正格謝莊詩互護爲雙聲碻磝爲疊韻余不謂然以互翻爲雙聲互切爲疊韻

困學紀聞云式微乃二人詩聯句之始也柏梁及賈充與其婦李亦是聯句

傅咸毛詩皆取經語集句之始也禹玉牒詞云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亦多七言句

作者漸衆成趣說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十條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體始于魏

律詩所謂偷春格者首聯對次聯不對也扇對格者首句與第三句爲對次句與第四句爲對也

唐時有格詩之名與律詩並舉未得的據疑是八句有聲病而不對偶者耶

南史王元長問謝莊雙聲疊韻莊曰互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層音而不同韻磝碻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彷彿熠燿咿喔皆雙聲徘徊倜儻叢空同皆疊韻所謂互護紐聲同豈路紐聲不同而同在調稱字從韻書古今改易多矣

沈括筆談以文聯不對者為蜂腰引賈島下第詩為証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

淚落故山遥病來春草長知音遂地易孤植負三湘

問曰先生每言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此說前賢未有何自而來答曰禪者問答之語其中必有人不知禪者不曉耳余以此知詩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爲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詠柳云

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曰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黃袍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故讀淵明康樂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見其心術行已境遇學問劉伯溫楊孟載之集亦然惟弘嘉詩派濃紅重綠陳言剩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謂之詩家異物非過也問曰宏嘉人外豈無讀其詩而不見其人者乎答曰楊素唐中宗薛稷宋之問賀蘭進明蘇渙其人可數

問曰唐體子何而始答曰凡事無始有始乃邪說也彼

可如春秋之托始于隱公耳唐體托始于古詩古詩托始于三百篇三百篇託始于五子之歌此前之託于締辭史子者不徵據言也五言始漢魏鮮有偶句齊梁以後偶句日多庾信竟是排律七律託始于沈宋魏文帝七言古詩漸了矣燕歌行始有偶句自此漸有七言六句似律之詩如梁簡文帝和蕭子顯春別云蜘蛛結網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脉脉一生啼黄鳥翻翻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後應故梁元帝春別云試看機上蛟龍錦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

球慢颭花拂葉度金池不問離人當重合惟恐合危會成離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艶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又有七言八句似律之詩而末二句似五言者如梁簡文帝春情云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露塵飛已見垂鉤掛綠樹誠知淇水沾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梁元帝閨怨詩曰交總玳瑁彩娟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朱絃斷欲語調絃緊爪雁相迎繁聲

本是楊家解吳歈那知謝傅憐祇愁芳桂促蘭橈那
煎又有七言八句前後散中四語偶者如梁簡文帝烏
夜啼曲云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前對金鋪鳴弦撥
捩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要三足劉含彩直言九
子夜相呼遊言獨眠花下淚託道烏棲城上烏隋煬帝
江都樂歌云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可遊風亭
芳樹迎早夏長皐麥隴送餘秋淥潭桂楫浮青雀果下
金鞍躍紫騮綠觴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遊汎龍
舟詩云舳艫千里汎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

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暫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又有七言十句似律詩者如江總閨怨云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大路始于椎輪諸詩皆七律之椎輪也隋陳子良塞北思歸詩竟是唐人七律矣五絕七絕即五古七古之短篇楊升菴謂截律爲絕非也

馮定遠云文選詞賦始于屈宋歌詩起于荊軻易水之歌權與于姬孔已後于理爲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紀淵邈真僞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四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旣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摭拾人之所棄者以炫人余嘗與程孟陽言詩謂其如狗之拾骨非戲言也詩至屈宋變爲詞賦漢魏經籍志不載五言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爲之冠晉潘陸以下無能與並者子美言詩者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劉出杜詩如大行後無

出其範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嘗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于斯盡矣詩騷以前可勿問也

又云古人文章自有所陌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而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不以為詩也元微之云賦頌銘贊有韻之文體自相沿詣之詩則不可近世馮惟訥撰詩紀盡收古逸之銘誄箴句何歟詩言志者也易林止論陰陽王司寇欲以易林為詩何歟

又云沈約謝朓王融創為聲病于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是變也然雖亂

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雙首不破題平仄亦不相偶沈宋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十三韻唐人或不拘此說見李貴皇鶴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粘平仄仄平爲偏格仄平平仄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仄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近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嘗推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粘綴至于八句雖百韻止如此也如正格二聯平平相粘也中二聯仄仄相粘也若韻脛並一絕四句自然承與至于二轉變

有所窮于文之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句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述

又云詩家常語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四句之詩謂之絕句宋人不解乃云是截律詩首尾如此議論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証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者皆近人所爲古本多存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

人惟有元白韓杜詩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
牧之集亦皆分體如今人余嘗一集尚有宋板而新本
亦有翻宋板者可據耳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
絕句是律矣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
之言然未聞謂之排律此一字而有大旨于詩朱雲子
作詩評直云五排七排非去律字可慨也

又云齊梁聲病之體自古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
者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
亦有差古而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直

追阮公遂有兩體開元以下好聲律者則師沈雲施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家則文格微矣然自梁大李義山溫飛卿陸魯望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不多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發矣皎然詩式敘說係詳甚允當人自不能考耳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人立論雖子美所稱之庾開府太白所稱之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于唐人雖服膺鮑謝惟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為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

可慨已
文云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可比宋時將衰之學已
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針詩格託名梅堯臣言八病極可
笑王弇州卮言不知其謬也沈休文謝朓何遜劉彥
和文心雕龍統論便概不得詳說而詣非所行將有可
徵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弧弢弓依乎旁紐拔字以徵
省四字端透定泥弢字爲元端端母雕字爲端顛端母
則知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
者四聲相紐求雙聲紐是也劉知幾史通下絫武云得

既自我失亦自我爲犯上尾兩我字爲相犯也平頭求詳蜂腰鶴膝見宋人詩話乃雙聲之變也上下兩字俱清中一字濁爲鶴膝上下兩字俱濁中一字清爲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隱侯云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

又云今本玉篇前有紐韻之圖列分紐正紐甚詳序出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所止聞尚有是書應是論八病者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作對偶于此處作什

句何以稱律

又云杜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於此者

又云律詩始于沈宋爾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乃有謂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此說起于方回

問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鑑稗史雜記乃能于作者知其時事知其境遇而後知其詩命意之所在如子美麗人行豈可不知五楊事乎試看本事詩則知篇篇有意非漫然爲之者也

一篇詩祇立一意起手中間收結互相照應方得無懈
可擊唐人必然宋至明初猶不大失弘正以後一句七
字猶多不貫何況通篇
意由于識點與事吟咏甚多而千人人不開又般與中
自詠虞姬曲折有含蓄子瞻稱之鄭畋云元宗迴馬楊
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
何人人人知其有宰相器劉夢得白樂天直言六軍逼殺
天子之妃矣
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右丞息夫人絕云莫以今寵

罷能歌舞日日忽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使無辯說哉其爲寧王取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稱之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此在李林甫楊國忠盜王鉷寵而作元微之未必諸耶知也談一時偷眼爲迴腰亦是胸有所不快適于舞者發之也崔國輔云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亦必有故意不易見也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溫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

態靜中禁堤滴而又日暇剝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
遯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皆遯猶
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池傷心言
難逃之禍賊臣弱帝室也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
是綠陰證絹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
初盛中晚爲定界乎予其爲詩有云動天金鼓逼神
州惜別無心學隨樓不得迴將碎佩粉更須含淚對殘
秋折敘伴妾服詩塚半鏡隨耶葬杜鄭惟有此符魂堅
甚般勤相覓鳳池頭觀其起句及杜鄭鳳池當是李濟

眞兵逼京城昭宗賜杜讓能死代其婦人之作悲秋對傅粉似乎趁韻然其亦在乾寧二年九十月間正値殺秋也而題絕不相類將謂之抑傅氣設也謂能之死可憫致慨于此宜有詩以致惜之也又有咏浴詩云再整焦屛擁翠觿解衣先覺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影自試香湯更怕深初似洗花難抑按終疑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緣帷外將取君王幾餅金詩言成帝合德事沃雪謂死期將至當是借指權昭宗能信過甚而未測賊賊之勢君相命在旦夕故以淫事比之也此時內有宦

者韓全誨輩外有藩鎮李茂貞王行瑜韓建朱溫遂致堯忠耿之士深懷不平而言出禍隨故涵蘊如此結語當是指三使相當賜僞府宰也又有僞醉詩曰僞醉無端尋舊約却因惆悵轉難勝靜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櫳夜半燈倚柱立時風細細遶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下聞裁翦敲徧闌干喚不應昭宗在鳳翔側于李茂貞使趙國夫人詞學士院二使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于土門外執手相泣觀此情形必是又曾召偓而為事所阻故有尋舊約之語下文則敍立何機會之情狀

也風雅頌中時事不少詩本經史之學淺詩此意已微子美不然所以獨勝太白不及也人謂經史須知是詩材讀詩須回顧經史明人分作二截惟于字而刪求爲大家而已萬常之曰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體詞也況存中筆談以爲和凝所作貴後諱之嫁名于偓而香奩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歲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一月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者以藁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詩刪下甚多云云香奩集

之爲韓偓所作無疑存中未攷耳詳遯齋閒覽已引與郗和詩爲証矣余攷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斬王仲先等復位進孫德昭等爲三使相十一月韓全誨劫帝幸鳳翔韓偓扈蹕三年十月帝召韓偓姚泊于北門外執手涕泣用子開四月朱温遷帝于洛陽八月弑弑立昭宣帝丁卯四月温篡位則余所說此二詩各出所爲也

孫甕又有詩云擁鼻悲吟一向愁寒更轉漏未迴頭緣屏無限秋分恨紅葉傷時月滿樓乖要閑伴孫遊與諾

爲趙熊條前題殷勤悉仗宮衆水爲到西溪助釣舟天
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宰相韋貽範遭母喪起復偃不肖
草制作李茂貞意趙熊譏貽範也離亂詞有求而思
西溪釣舟也問曰君于致詭詩何太卑答曰必欲入
惟求詞不求意故收輕忽大歷余故取唐末詩之有意
者以破天下之庸人能于唐詩一二字中見其意即
脫宋明之病仙人靈丹豈須升斗致譏又有詩云昨夜
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否側臥捲簾看亦必傷
時之作

唐人于詩中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國輔魏宮詞云朝日點紅妝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刺丕也下一猶字而其毋狗彘不食其餘之語自見嚴于鈇鉞矣詩歸評媚甚呵呵

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于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于春秋者也

問曰詩有惟詞而無意者乎答曰唐時已有之明人尤甚宋人却少如李義山擬昭明皇帝詩衡逆求來使宜隋獻桃人是也宏辭人多雕字以成句多雕句以成篇便有詞無意宋不動說故無此病

唐人作詩最重意不須功令省試詩多是六聯祖詠終南餘雪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二聯便是主司云意盡唐人自貴如此

詩惟求詞采則甚易明人優為之有意則措詞不勝其難以明之亡國言之君非無過始則斬于服飾以成敗

勢中則不能豁揣閫宮所有以贈卹終則設謂國君豈死社稷不肯南巡以圖恢復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播遷而復振者多矣豈可與城俱盡哉而死難之烈高出于古言其死難甚易則其過端直陳之旣已不忍又同于宋人微言之又同于義山之重有感詩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其用不能解而詬病之如顧亭林者何限乎有意之詩其難如此所以明朝無意之詩積几充架也義山重有感云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

保軍宜次石頭豈有蛇龍愁失水更無鴉鵲集聊高秋對

戰夜哭鬼幽䫫早晚星關雪涕收常熟錢龍惕少公解

曰太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為涇原節

度使適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遊也昭義

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為之惕

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師戒嚴茂元

與鄜坊節度使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

石頭也士良輩知其連天子相與憤怨帝憪然不語宦

官得肆志殺戮則蛟龍失水矣涯等既死與胡鴉息諸

潘鎮亦皆覬望不前誰爲高秋之鷹作快意一擊耶曰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于猜號夜哭雪涕望闕而感益深矣夫有感長韻律二篇既爲甘露之變而作則其有感可知而余讀之殊不能領見夕公注不覺自失以其命意視無題詩更奧故也楊劉錢之西崑直是兒童之見余注無題詩名爲發微蓋以此故質諸公說此詩大意同夕公又有曰顧華玉譏此詩云所言何事次聯粗淺不成風調古人紀事必明白褒貶乃隱約未有如此者華玉之論何以服人余謂錢範言詩至義山爲一

厄塞夫類然何必東橋晚唐詩雖讀如此況盛唐乎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曲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于君相也飛卿于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于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酷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于措詞亦未必有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敘題面以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

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撫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盛德者是以深羨于君石麟埋沒藏春草賦賢擯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盛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于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然而不捻深得風人之旨以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外君官爲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藏發金錢供御府謂君仙液注離宮等視此直鼎廢剩死句

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傷平淺劉禹錫之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稍勝而少陵之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能使次聯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倍添精彩更勝之矣至于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勢如危峰矗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見其文見意之法起聯以引起下文而虛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虛是爲定法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上官昭容之評沈宋實有餘力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實有遊神也義山馬嵬詩一代傑作惜于結語說破絕句是合律及長詩是結溫飛卿五丈原詩以譙周結武侯春日偶成以釣渚結旅情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子美段功詩之振我粗衣眠愧客茹藜莧收上文者也此法人用者多

嚴滄浪云中聯易得好句結難起更難

問曰措詞如何答曰詩人措詞頗似禪家下語禪家問

曰如何是佛非問佛探其迷悟也以三身四智對謂之韓盧逐兎喫棒有分雲門對曰乾屎橛作家語也劉禹錫之元都觀二詩是作家語崔珏鴛鴦鄭谷鷓鴣死說二物全無自己韓盧逐兎喫棒有分者也禹錫詩前人說破見者易識未說破者當以此意求之乃不受瞞不然非落于宋即墮于明喫棒未有了日在問曰唐人故意瞞人乎答曰祖師語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怨祖師不瞞人唐人詩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道唐人不瞞人也其瞞宋人者淺瞞明人者深

溫柔敦厚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詩教也唐人之詞微而婉王建宮詞云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神宗以老子爲始祖尊爲元元皇帝太平天子謂諸帝朝老子也漢天子不乘奇車五色雲車用漢武帝甲乙日青丙丁日赤等事刺天子乘奇車非禮也周伯敬謂之具文見意此杜元凱左傳序語謂不著譏諷而意自見可見元人詩思深于明人多也　宮詞又有曰龍煙日煖紫曈曨宣政門當玉仗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意

刺若臣兩闕辭則尊崇殷陛又曰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刺服妖也必是武宗王才人事又曰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旁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前無事不多書辭則慶幸昇平意則譏刺蒙倣皆措詞之可法者也元人詩思之深入者如丁鶴年題梧竹軒絕云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用一伯階總收二物有力超詣復有寄托感人閔元順帝猶于漠北云仙家一笑乾坤老誰御瑤池八駿歸語不迫切而深于寄興明人誰有

此耶三百餘年人才皆爲二李粗浮聲色所錮沒不知有此心路

義山龍池詩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龍池元宗潛邸南池沉而爲池即位後以爲瑞應賜名龍池制龍池樂杜審言之龍池篇即樂歌也開元天寶共四十二年賜酒于此者多矣薛王侍宴自在前壽王侍宴自在後義山詩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十四字中敘四十餘年事狂兆之幾也元宗厚于兄弟而薄于其子詩中隱然人

三百篇可也苕溪漁隱謂楊妃時薛王之死已久阿呵義山馬嵬詩曰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敘天下大事而六七馬牛爲對恰似兒戲扛鼎之筆也高棅謂義山詩對偶精切阿呵人欲開口先須開眼開口則易開眼則難

離騷若干言只椒蘭二字見意謂子椒子蘭語所公子王者也又雜于諸草木中見者不覺古人之立言温厚如此

明道非詩人而制新法君臣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隱有道之言乃爾蘊藉求之明人如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秋如水不獨長門玉漏長稱于晟畢矣六宮聯詠武宗巡遊小犬聯太祖破陳友諒時其姬妾于別舍李晉長兄弟有竊覘者故詩云然也晉長得罪以此事李迪亦以此致重典況于直出者乎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聶夷中之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詩之所以難得也

漢魏也晉宋也梁陳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須看題
逆挹氣色迥然有別此何以故辭爲之也猶衣冠舉
止可以觀人也有意無詞鋪襯子上披襲衣矣
詩貴活句賤死句石曼卿咏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
有青枝子瞻甚切而無丰致無寄托死句也明人尤楨
之集莫非見物二李俞尤甚耳子瞻能識此病故曰作
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其題畫云野鳥見人時未起意
先改君子何處看得此無人能措詞雖未似唐人而能
于畫外見作畫者無鳥不驚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

寄則規諷鄭谷鷓鴣崔珏鴛鴦已失此意何況曼卿宋人耶梅詢退位而熱中其姪女咏蠟燭以刺之云構前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詢見之有愧色祗紅梅何如

唐詩固有驚人好句而其至善處在乎游遊含蓄宋失含蓄明矣唐遭亂如李拯詩云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兵火後之荒涼不言自見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今不可用也

詩不可以言求當觀其意諷刺是人不言其所刺之惡

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莫之以見其不堪君
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頌美是人
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華而民亦
之以見其無愧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希 郭淡然
爲黃河三百篇猶星宿海
嚴滄浪云詩不可太著題不在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
處用字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活貴洒脫不
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韻忌通意忌淺脈忌
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所合者至于措詞則如北出關原鐵嶺五官雖同迥非遼左人之語言矣那中仰事者宋明人爲之必是直陳本意羊士諤云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欄干余友賀黃公曰是以思婦比孤臣寓諷刺之意耳余謂今人作此詩人必共以無謂譏之矣那得不共作直陳本意之詩乎風氣使然智者其如之何

禪者有云意能剗句句能剗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剗句宜也而句亦能剗意與意交馳不須立意而行

故曰可與言詩之指歸亦有然者與以字而求唐人也臨濟再參黃公紫瀾之句刻意也醉玉沉醉醉玉醉詩之句刻法也

問曰造句鍊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詩之末務鍊字更小漢人至淵明皆不出此唐宋詩於此之極遂有琢句琢陳別論陳伯玉復古之後李杜諸公偶一遊之不以琢琢中唐猶不甚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乎此所存既小不能照顧通篇以致神氣蕭索詩道至此大厄運也

一盛唐人之用字貴有後人難及處如王右丞之鶩與迴

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迴出回看拱物如見子美之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亦然而野航恰受兩三人但曰散雜取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甚不費力宿火隱爐灰隱字精確雖黃澗獨好至杜荀鶴之風煖鳥聲碎方干之碎杭倚水聲碎字倚字費力甚矣

宋人詩話多論字句以致後人見詩愈狹然鍊字與琢句何不同琢句者瀰沃渾淪也常言俗語惟靠子美能用之學此便流于惡矣鍊[illegible]字為句之眼緣此

祖詠之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予奕之蟋蟀不動燭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其用在動不動徐開字能使詩意躍出是造何之妙非琢鍊之妙也

子美之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淸日抱黿鼉遊晩唐人險句之祖也鶖渦浴鷺底心性玉進詩之祖也太白之如何靑草裏也有白頭翁用虛字流水對易見子美之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不用虛字流水對難見

劉長卿之身隨敝屣經殘雪望南斗之術為直陽留兩

開闢晚唐門徑也

鍊字乃小家粧飾四六文累贅詩之餘鍊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耳水枯石無一字唐詩鍊字處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甚矣然過度即不按苦吟鍊句之病也若造下此句大都皆稽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張蠙云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花聚則面

尋枝由細工矣

蔡寬夫云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

宋人眼光祗見句法其詩話于此有可觀者不可棄之

開寶諸公用心處在詩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歷以後漸漸求心于句句雖佳而詩之大端失矣